

书 人 书 事

姑苏访书记

□张洁琼 文/摄

春日迟迟，我在课堂上讲解苏舜钦和归有光的《沧浪亭记》。窗外是无边的春光，讲台下的学生昏昏欲睡。我也有些意兴阑珊，蓦地想起了杜丽娘的“不到园林，怎知春色如许”。游园、赏花、淘书的念头顿时萌生。

收拾行囊时，不知怎的，我顺手把才翻了几页的《暗斗：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》塞进背包。动车上，我随手翻阅。沿途春和景明，浙东山水连绵浙北嘉木，春山尽处便是苏南的锦绣腹地。文字间却是烽火岁月：郑振铎坐守孤岛上海，眼观江南——苏州、扬州、杭州、湖州、宁波。他于刀光剑影中和敌伪斗智斗勇，守护古籍珍本。而我此行的目的地，正是当年故纸珍本流散汇聚的上游——姑苏。

古旧书店话碑帖

刚踏上苏州，迎接我的是一场大雨。人人尽说江南好，拙政园仍是游人如织，倒是艺圃能寻得几分清静。坐在乳鱼亭檐下听雨，仰头是明代木构彩绘藻井。蒙蒙烟雨里，亭外姹紫嫣红，浓淡相宜。

逛完艺圃，我便打车前往诚品书店。金鸡湖畔的诚品书店是台湾诚品在大陆的唯一分店。十年前，我曾在此淘到过不少港台版好书。十年后故地重游，台版书专区却已不见踪影。询问一旁理书的店员，她让我在文学书籍区找一找，里面混杂着少量台版书。

我强打起精神，绕着书架慢慢转了几圈，只有零星几本张爱玲、莫言的台版作品。白先勇、舒国治、张大春等作家的作品，都是随处可购的简体版本。灯光打在书架上，华丽而疏离；地面擦得锃亮，能映出人影。十年时光流转，诚品已经不是原来的诚品了。

回酒店的路上，想到行程里还有章太炎故居里的古吴轩书店，我心里多了几分安慰。作为苏州本地的老牌出版社，古吴轩多出版苏州园林、书画、吴地文化和地方文献类书籍。在那儿多少能买到点心仪的书。

次日清晨，游人寥寥，我一头扎进了竹径通幽的沧浪亭。这是苏子美的沧浪亭，那一刻，也成了我的沧浪亭。穿过沧浪亭，在对门的可园“培养士气，端正人心”后，我拐到了马路对面的苏州文庙。文庙一派清寂落寞：褪了色的红墙，静默的碑刻，参天的古柏。大成殿前西侧那株八百多年的寿杏被雷劈开了半边，空了心，却依旧抽出了繁绿的叶子。此时站在古树之下，唯我一人而已。可自南宋以降，不知道有多



苏州古旧书店



章太炎故居内的古吴轩书店

少中国的先贤曾站在此树之下，隔着漫漫的时间长河与我遥遥相望。

从文店出来，沿着人民路一路向北，不觉已走到乐桥地铁口。我无意间瞥了眼左手边一方匾额，“苏州古旧书店”。乍看门厅照壁，不像书肆，倒像间充满禅意的茶室。

一进书店，室外的车马喧嚣便被隔绝在外。店内极静，我不由地放轻了脚步。书店是典型的苏式进深格局。四壁高处悬挂着诸如“种德多福”“令德令名，多福多寿”的楹联旧匾。匾下书架满满当当，摆的多是苏州风物和文史哲类新书。角落长桌上，散落着旧砚台、青瓷笔筒、石雕，透着书斋的随意和雅致。大堂中央则摆着几张铺满碑帖的长案，除了常见的颜柳欧赵，还有比较冷门的《张黑女墓志》《石门铭》。

听到我小声称赞店里碑帖齐全，连“二爨”都有，原本只站在柜台后抬眼颌首的老店员，主动走了出来。她颇为自得地说，全苏州碑帖属他们家最全。见我在翻阅中华书局2023年版的赵孟頫字帖，她皱着眉，转身从旧帖堆里拣出二玄社的赵子昂碑帖递给我。她似有点“痛心疾首”，一边翻着碑帖一边向我讲解：上世纪七十年代用的底本是早期旧拓，刀口清晰，自有醇厚的金石味；而我手上这本是翻印，底本已隔了好几层，失了峻拔的“骨力”，只适合小学生临摹。她还补充道，买一本上世纪七十年代碑帖，价格不过一本台版书。

她的一席话让我有些赧然，我坦言自己只是书法门外汉。这股珍贵的碑帖，理当留给真正热爱书法的人。

知我从浙东而来，她推荐我买本陆文夫先生创办的《苏州杂志》作纪念。我俩随口聊了几句《美食家》，感叹“天不假年”。她引我至柜台，从抽屉里取出一枚包裹严实的印章，示意我在刚买的《苏州杂志》上盖印。见我端端正正地盖好，她才又将印章层层裹好，珍重放入抽屉。

离店时，老店员快我几步掀帘送我至门口。她手指马路对面，推荐我去怡园逛一逛——怡园粉墙的那头就是苏州有名的藏书楼过云楼。

忆过云楼古籍，观章园书香

说起过云楼，我曾在苏州博物馆买过一只印有苏轼“过眼烟云”的帆布袋。东坡在《宝绘堂记》里讲到自身对书画古董的豁达态度：“譬之烟云之过眼，百鸟之感耳，岂不欣然接之，去而不复念也？”如同看云听鸟，遇见了心生欢喜，过去了亦不记挂。苏州顾氏的过云楼正是取其意：珍本古籍本就聚散无常，重要的不是藏书于楼，而是经眼于心。

从苏轼、顾氏等诸多藏书家角度看，典籍藏书的聚散易主，本就是文脉在中华大地上的流转绵延。而对于

身处板荡的郑振铎一辈学人而言，情势却判若霄壤。他们目睹的是抗战时期大量珍本古籍被美、日等国搜掠外流。纵使苏轼生前，恐怕也难以想见：千年之后，他自己《东坡集》的南宋刻本，如今竟藏于日本宫内厅。

这套原属于宁波鄞江卫氏的藏书，扉页印有《颜氏家训》：“借人典籍，皆须爱护，先有缺坏，就为补治，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。”这般被人悉心爱护的珍本，又是在哪朝哪代的时局动荡之下，从浙东之滨辗转流佚到东瀛的呢？正如郑振铎先生在《劫中得书记·序》中所疾呼的：“史在他邦，文归海外，奇耻大辱，百世莫涤。”如今有研究苏东坡的国内学者，仍需东渡扶桑，去找寻原始的典籍。

思绪飘飞怅惘之间，人已到过云楼前。陈列馆照常开放，只是二期尚在修缮中，不能尽览。秉着“过眼烟云”的意趣，我匆匆一览，也算是尽了段缘分。

继续沿着人民路往章园走，拐进锦帆路两三百米，就是章太炎故居。几幢中西合璧的青灰色小洋楼，民国风韵里藏着掩不住的书香气。

我略感诧异。旧上海名中医陈存仁先生在《银元时代生活史》里写过他和章太炎先生的交往。上海时期的章太炎先生穷困潦倒，主要靠卖字为生，房租还常需友人接济。生活也极简到近乎寒酸：常吃腐乳、花生酱、咸鱼、豆腐；抽廉价的“金鼠牌”香烟；衣衫也只有三四套。可眼前的小洋楼却清朗雅致，安宁宽裕。章太炎先生在此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岁月。

如今，我眼前的章园已是人气旺盛的“文化客厅”。南楼是故居陈列室，展示先生的生平史料。故居内的古吴轩书店，除书籍外，还设有年轻人喜爱的咖啡馆和自习室。书店门口立着“章园夜校”的活动宣传易拉宝，主打篆刻、古籍修复、苏州话、古琴等国学和非遗课程。章园此时此景，太炎先生见了，想必也会心生欢喜。

园外车水马龙，园内闹中取静。淘得了我心心念念的书后，我坐在庭院里，吹着姑苏春日午后的暖风，微眯着眼打个小盹。

春光易逝，在苏州浅浅停留，便是归程。火车上，我再次翻开《暗斗》。书中一帧1927年苏州书店街的老照片吸引了我。原来1927年的书店街所在地“护龙街”正是我此次流连踏足的人民路。沧浪亭、可园、文庙、古旧书店、过云楼、章园都静伏于此，守着这条绵延千年的文脉，静默不语。火车车厢里不知是哪位乘客外放着粤语版的《何日君再来》。我忽然想起《流俗地》里那句粤语老话：“苏州过后无艇搭”。

顷刻之间，动车往浙东飞驰，把春日姑苏留在了身后。

资 讯 播 报

★ 北京图博会达成中外版权协议2835项。日前，为期五天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（以下简称“图博会”）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。本届图博会恰逢端午小长假，五天共吸引近30万人次读者及客商入场参观及交流洽谈，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（含意向）2835项。其中，各类版权输出协议和意向1959项，引进协议和意向754项，合作出版协议和意向122项。社科类、儿童类、科技类图书的版权贸易量居前三位。主题图书输出成为本届图博会亮点，如中国出版集团《百年道路》阿拉伯文版、俄文版、葡萄牙文版首发；广东省出版集团展示《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》的多语种版本、《曹文轩短篇小说金卷典藏版》意大利文版等优秀图书。

★ 纯文学季刊《澳门文学》创刊。“书写澳门，联通世界——《澳门文学》创刊发布会”日前举行，创刊号已于今年春季正式面世，与《澳门笔会》期刊并肩成为立足澳门本土、放眼华文世界的纯文学期刊。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会长吴志良对《澳门文学》创刊号的内容质量给予高度评价，盛赞“大湾区作家作品展”栏目匠心独具，将澳门、香港、广州、佛山、珠海等地作家作品汇聚同一阵地，形成地理与文学双重意义上的对话格局，呼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时代主题。据悉，《澳门文学》为季刊，其营运团队将致力挖掘澳门故事，吸纳华文佳作，为澳门建设“以中华文化为主流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”贡献文学力量。

★ 墨西哥文学周走进中国。为进一步丰富中墨文学交流内容，推动中墨作家对话，中国作家协会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（UNAM）驻华代表处近日联合主办“墨西哥文学周”，邀请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文学与阅读推广部主任、诗人、文化策划人胡莉娅·桑蒂瓦涅斯，以及该校作家、编辑、社会研究所出版部主编爱德华多·塞尔丹访华并出席本次系列活动。他们先后走进北京、杭州两地多所高校与文学机构，并面向当地读者与媒体开展讲座、学术对话、文学沙龙、专访等一系列文化交流活动。

